

覆手也當舉揚對答以手反覆指陳之

也二字想是當時俗語今禪家升座說法

亦然言此道說來似差異却真實豈不

是箇大舉揚詰柄人何不問此而自迷惑

爲有能以已之不迷解人之迷使之亦復

於不迷則庶幾都不迷矣雖無問者猶冀

有能開悟之神仙中人用心往往如此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二十三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二十四

同上

圖四

廬陵竹峯

羅勉遺述

門人

彭祥點校

雜篇

則陽

則陽遊於楚夷節言之於王王未之見夷節歸彭陽彭陽見王果曰夫子何不譁我於王王果曰我不若公閱休彭陽曰公閱休奚爲者邪曰冬則獨鼈于江夏則休乎山樊有過而問者曰此予宅也

彭陽好進故以隱者語之使其自悟

夫夷節已不能而況我乎吾又不若夷節夫夷節之爲人也無德而有知不自許以之神

其交向固顛冥乎富貴之地非相助以德相助消也夫凍者假衣於春闊者反冬半冷風

夫楚王之爲人也形尊而嚴其於罪也無赦如虎非夫倭人正德其孰能撓焉故聖人其窮也使家人忘其貧其達也使王公忘爵祿而化卑其於物也與之爲娛矣其於人也樂物之通而保已焉故或不言而欽舉人以和

與人並立而使人化父子之宜彼其平歸居而一閒其所施其於外人心者若是其遠也故曰待公閱休

不自許以之神其交者屈已隨人而人莫測其所以也凍者遇春即爲衣賜者遇冷

風即反而爲冬喻楚王雖沈酣於利欲之中得人誘掖之亦易從也僂人指夷節之徒正德指公閱休之徒撓屈服之僂人則以僂辭屈服之正人則以正道屈服之也化卑化爲卑屈也與人並立而化父子之宜與他人並立而化爲父子之親也彼其手贊歎而言彼其人手或藏或用皆不動念外去常人利欲之心如此其遠也此段此予宅以上說公閱休夫夷節已不能至相助消也說夷節夫凍者至其孰能撓焉說楚王故聖人以下又說從公閱休上

聖人達綱繆周盡一體矣而不知其然性也復命搖作而以天爲師人則從而命之也憂平知而作行恒無幾終時其有止也若之何綱繆事理轉轄處惟聖人爲能達之周備

一身無非此理而不知其所以然所謂性之也其靜也歸根復命其動也撻搖興作皆合乎天人則從而名之爲聖人憂乎知而所行恒無幾即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之意

生而美者人與之鑑不告則不知其美於人也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可喜也終無已人之好之亦無已性也聖人之愛人也人與之名不告則不知其愛人也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愛人也終無已人之安之亦無已性也此以人聖人

舊國舊都望之暢然雖使丘陵草木之縮入之者十九猶之暢然況見見聞聞者也以十仞之臺言縣衆間聲者也冉氏得其環中以隨成與物無終無始無時日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

平如冉相氏得其中空之理日與物化而未嘗化
闔嘗舍上之
闔何也含棄置也何嘗累置事物不與之交際哉
夫師天而不得師天與物皆殉其以為事也若之何夫聖人未始有天未始有人未始有始未始有物與世偕行而不替所行之備而不洫其合之也若之何湯得其司御門尹登恒爲之傳之從師而不圖得其隨成爲之司其名之名亂法得其兩見仲尼之盡慮爲之傳之容成氏曰除日無歲無內無外

天者自然若要去法他便不是自然世有不安其自然者以身殉物其以之爲事也若之何言其爲事不能合道也聖人則併天無之又何有所謂人所謂始所謂物雖與世並行而不足以妨廢雖應事接物所行周備不至陷溺其合於道也若之何言自然合道也兩若之何是兩意門尹登恒或謂即伊尹湯得門尹登恒爲師不局於

規矩隨寓而成功然所成者不過爲湯司其名使湯得見稱於天下然名乃身外餘剩之法於本分上何益但得人見得君相兩箇好看耳而仲尼之徒方且整其思慮以爲時君之傳過矣未引容成氏之言曰四歲之所以得名爲歲者以三百六十日積而名之若除去日則無歲矣人能自其一念微處除之則無外名之累矣無內故無外
魏瑩與田侯卒約田侯半背之魏瑩怒將使人刺之辱首聞而班之曰君爲萬乘之君也而以匹夫從僻街請受甲二十萬爲君攻之虜其人民係其牛馬使其君內熱發於背然後拔其國忌也出走然後挾其背折其眷子聞而班之曰築十仞之城城者既十仞矣矣此王之基也衍亂人不可聽也華子聞而醜之曰善言伐齊者亂人也善言多伐者亦亂人也謂伐之與不伐亂人也者又亂人也君曰然則若何曰君求其道而已矣惠子聞

之而見戴晉人晉人曰有所謂蠅者君知之

乎曰然有國於蠅之左角者曰聃氏有國於

蠅之右角者曰蠻氏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尸

數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反君曰噫其虛言

與曰臣請為君實之君以意在四方上下有

窮乎君曰無窮曰知遊心於無窮而反在通

達之國若存若亡乎君曰然曰通達之中有

魏於魏中有梁於梁中有王王與嬖氏有辯

平君曰無辯客出而君惝然若有亡也客出

惠子曰夫吹管也猶有鳴也吹劍首者吷而

已矣堯舜人之所舉也道堯舜於戴晉人之

前譬猶一吷也

孔子之楚舍於蟻丘之漿其鄰有夫妻臣妾

登極者子路曰是稜稜何爲者邪仲尼曰是

聖人僕也是自埋於民自藏於畔其聲銷其

志無窮其口雖言其心未嘗言方且與世違

而心不脩與之俱是陸沈者也是其市南宜

僚邪子路請往召之孔子曰已矣彼知丘之

著於己也知丘之適楚也以丘為必使楚王

之名已也彼且以丘為僂人也夫若然者其

以爲僂人也羞聞其言而況親見其身乎而何
以爲存乎路往視之其室虛矣

蟻丘之漿蟻丘地賣漿者也登極升屋棟

而望也稷稷衆也聖人僕聖人之徒也畔

疆也陸沈居平陸而沈淪猶言市隱也是

其市南宜僚邪宜僚亦隱於市南而人不

識也何以爲存言必逃也

長梧封人問子牢曰君爲政焉勿鹵莽

音魯

治民焉勿滅裂昔子爲禾耕而鹵莽之則其

實亦鹵莽而報子芸而滅裂之則其實亦滅

裂而報予來年廢瘠深其耕而熟耰之

其禾繁以滋予終年厭煩莊子聞之曰今人

之治其形理其心多有似封人之所謂遁其

天離其性滅其情亡其神以衆爲故鹵莽其

性者欲惡之孽爲性萑葦蒹葭始萌以扶

吾形尋擢吾性

欲惡始萌之時謂可以扶吾形隨即擢亂

吾性始字與尋字相呼喚俗讀蒹葭始萌

爲句者可笑

並瀆漏發不擇所出漂疽疥癬內熱浸膏是

以衆爲言如此者多也孽妖也尋即也擢
拔也浸膏浸溺出膏也皆亂性之病

柄矩學於老聃曰請之天下遊老聃曰已矣

天下猶是也又請之老聃曰汝將何始曰始

於齊見莘人焉黑曰人推而強之

推者尊尚之強之者起其羸困

解朝服而幕之號天而哭之曰子乎子乎天

下有大苗音子獨先離之曰莫爲盜莫爲殺

人為苗去榮等立然後觀所病貨財聚然後觀

所舉今立人之所病舉人之所爭窮困人

之身使無休時欲無至此得乎古之君人者以

得爲在民以失爲在己以正爲在民以枉爲

在己故一形有失其形者退而自責今則不

然匿爲物而愚不識大爲難而罪不敢重爲

任而罰不勝遠其塗而誅不至民知力竭則

以僞繼之日出多僞士民安取不僞夫力不

足則僞知不足則欺財不足則盜盜竊之行

於誰責而可乎

蘧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未嘗不始於是

之而卒訃之以非也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萬物有平生而莫見其根有平出而莫見其門人皆尊其知之所知而莫知恃其知之所不知而後知可不謂大疑乎已乎已乎且無所逃此所謂然與_平然乎

與乎皆疑辭言謹伯玉自以爲知四十九年之非未可爲真知也

仲尼問於太史大弦伯常騫猶詳曰夫衛靈

公飲酒湛樂不聽國家之政田獵畢大不應

諸侯之際_其其所以爲靈公者何邪大弦

曰是因_之也

上是字此也下是字人所是也因人所是

謹之

伯常騫曰夫靈公有妻三人同匱而浴史鑄奉御而進所自搏幣而扶翼其慢若彼之甚

也見賢人若此其肅也是其所以爲靈公也

猶韋曰夫靈公也死卜葬於故墓不吉卜葬於沙丘而吉掘之數仞得石柳焉洗而視之

有銘焉曰不_馮_音其子靈公奪而埋之夫靈公之爲靈也久矣之二人何足以識之

搏持也扶翼使人扶助之也不憑其子其子不可托也

少知問於大公調曰何謂丘里之言大公調

曰丘里者合十姓百名而以爲風俗也合異

以爲同散同以爲異今指馬之百體而不得

馬而馬係於前者立其百體而謂之馬也是

故丘山積卑而爲高江河合水而爲大人

合并而爲公是以自外入者有生而不執由

中出者有正而不距四時殊氣天不賜故歲

成五官殊職君不私故無名無名故無爲無

爲而無不爲時有終始世有變化禍福淳淳。

至有所拂者而有所宜自徇殊面有所正者有所差比于大澤百材惟度觀乎大山木石同壇此謂丘里之言

大人合并而爲公是以自外入者中有公

道爲主而不執滯由中出者外有公道相

是正而不距絕不勝者不以爲恩時有終

始世有變化不可執一也淳淳實也福善

禍淫皆實理有所拂逆者或有所宜即塞

翁失馬未必非福自殉殊而有所正者有

所差者人各以私意自殉如面不同而欲有所正之反有所差失

少知曰然則謂之道足乎大公調曰不然今

計物之數不止於萬而期日萬物者以數之

多者號而讀之也是故天地者形之大者也

陰陽者氣之大者也道者爲之公因其大以

號而讀之則可也已有之矣乃將得比哉則

若以斯辨譬猶狗馬其不及遠矣

已有道之名矣安得又以他物比之哉若

以他物比之譬猶引狗馬爲喻愈遠矣

少知曰四方之內六合之裏萬物之所生惡

起大公調曰陰陽相照相蓋相治四時相代

相生相殺欲惡去就於是擣起雌雄片合於

是庸有安危相易禍福相生緩急相摩聚散

以成此名實之可紀精之可志也隨序之相

理橋運之相使窮則反終則始此物之所有

言之所盡知之所至極物而已觀道之人不

隨其所廢不原其所起此議之所止

橋起橋然高起片令分合也精之可志精微之記志也言之所盡知之所至極物而

已言到盡處知到至處不過止於物而已

惟見道之人不隨物之終不原物之始歸之無有此辯論之所以息也

少知曰季真之莫爲接子之或使二家之議執正於其情執偏於其理大公調曰雞鳴狗吠是人之所知雖有大知不能以言讀其所自化又不能以意其所將爲斯而折之精至於無倫大至於不可圖或之使莫之爲未免

於物而終以爲過

莫爲者莫有爲之者孟子曰莫之爲而爲者天也或使者或有使之然者孟子曰行

或使之二字之說其不同如此斯劈碎也詩曰斧以斯之斯而折之則微而至於無倫大而至於不可圖詩所謂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所謂莫爲或使未免猶有物而終有差失

或使則實莫爲則虛有名有實是物之居無名無實在物之虛可言可意言而愈疏未生不可忘已死不可阻死生非遠也理不可觀或之使其之爲疑之所假吾觀之本其往無

窮吾求之末其來無止無窮無止言之無也

與物同理或便莫爲言之本也與物終始道不可有有不可無道之爲名所假而行或使

莫爲在物一曲夫胡爲於大方言而足則終日言而盡道言而不足則終日言而盡物道

物之極言默不足以載非言非默議有所極不可忌不可禁也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二十五

盧陵竹峯羅勉道述

門人彭祥點校

雜篇

外物

外物不可必故龍逢誅比干戮箕子枉惡來死桀紂亡人主莫不欲其臣之患而患未必信故伍員流于江萇私死于蜀藏其血三年而化爲碧人親莫不欲其子之孝而孝未必愛故孝己憂而曾參悲木與木相摩則然金

與火相守則流陰陽錯行則天地大絞火也於是乎有雷有霆水中有火乃焚大槐也雨而雷霆乃水中有火雷火又能焚木獨

言槐者以槐木取火之本有甚憂兩陷而無所逃墮音陳又反烽音烽又反烽音烽又反沈

屯音利害相摩生火甚多衆人焚和月固不勝音大於是乎有墮音然而道盡

此却言人心之火亦有人甚憂其兩陷如前所言木與木相摩金與火相守者而卒